

老子道經集解
上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子集解序

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桀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炁。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它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什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老子集解上

亳州薛蕙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世多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二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廼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

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爲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爲若道而可爲乃有爲之事非常道矣。道本無名若名而可名乃有形之物非常名矣。蓋無爲者非爲之可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常者恒久不變之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有名皆指道而言無名云者以其體之微者而言也。有名云者以其用之顯者而言也。冲漠無朕無得而名矣。化育流行可名於有矣。無名之時未始有物故但曰天地之始。及夫有名則萬有皆自此而生故曰萬物之母。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道有變動自無而有迺自然之理也。然其有也微矣。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微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此言道具於人，其本體亦有然者。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際，可以觀其微妙，蓋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則亦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際，可以觀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則亦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此二者出於自然，不假人為，迺其常也。若無欲而出於欲，無欲有欲而出於欲，有欲是則妄作之私心，而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為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反其本也。有為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末也。此固老子示人之要指，讀者不可不詳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有無一原，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謂之玄，則至矣。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故復曰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按此章有無云者，迺一書之體要，故

特標之以爲篇首。莊子曰：關尹、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又曰：太初有無無，有無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建之以常無有及太初有無無，有無無名者，卽無名之謂也。所謂主之以太一及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卽有名之謂也。抑觀古尚言道者，知推人以之天，則以爲至極矣。未及夫猶有所出也。知本天以之人，則以爲至切矣。未及夫猶有所合也。有見於有而不知天地之始，無爲無形也。有見於無而不知萬

物之母，生生而不可已也。惟老子推無名有名，以窮天地之原，別無欲有欲，以合動靜之體，兼有無二者以括天人之道。至哉言乎！古之善言道術者，不能以有加矣。然世之議者，直以爲虛無之言耳。此流俗雷同之談，非真有見於老子之言也。昔呂與叔有言：老子之學，合無有，謂之玄。蓋至於命矣。烏虜如呂氏之論，與世之議者異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言美斯與惡對言善斯與不善對。迺道之降而澆薄之始也。夫道無爲無名無爲則形跡泯矣。無名則稱謂絕矣。此其所以獨尊而無對也。故夫美善云者皆已流於名跡之末而未出於對待之境也。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傾不平也。吳幼清曰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短長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此皆相對而有美惡善不善之相對亦猶是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之治與道同者也。夫事出於爲教出於言斯有云爲之跡也。無爲之事不言之教則其德微妙泯然無跡。天下無得而名之。區區美善信乎有不足言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此聖人無爲之極功不德之厚德也。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爲已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已利。至於功旣成矣猶若無與於已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

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不居其功。故其功不去。鄉使功成而自居。斯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聖人不能不用賢。而未嘗尚賢。上委任而非爲賢。下受任而非爲己。豈以尚賢爲哉。惟上之人有意於尚賢。則羣下以賢相高。躁競之心萌。而德讓之風衰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易之噬嗑。洪範之八政。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也。然工不造瑯瑒。商不通侈靡。民儉樸而不貪。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處幽獨則志寂。邇聲色則思蕩。人之同情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矣。盛德之士。聖人不私。金玉之貨。聖人不貴。麗靡可欲之物。聖人不近。使人外聰明才辯而不事。遠聲色貨利而不貪。天下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則必用心於內矣。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為。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民之樸者。則守其樸而終不變。民之知者。則棄其知而不敢為。然聖人於此。曷嘗有所為哉。蓋無為之化也。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冲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冲虛者其常也。淵者深而不可測也。宗者主也。吳幼清曰。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摧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礙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

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似也。帝天帝也。設爲疑辭以贊美之也。夫道者以言乎體則至虛以言乎用則至妙不測其有無不見其終始不知其誰氏之子意者在天帝之先矣。章內曰或曰似皆不敢質言之辭也。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謂有心於愛利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言無愛惜之心也。天地無心泊

然於萬物之上而任萬物之自生。聖人法天地之無心穆然於百姓之上亦任百姓之自養耳。使規規然以愛利爲心將勞其神明日不暇給而物亦皆失其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屈竭也。橐籥之爲物虛則氣藏而不匱動則風出而愈多。皆無心而致然也。設或有心則反爲自然之累豈能虛不屈而動愈出哉。天地之間正猶是矣。太虛無物

教音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而元氣滿盈猶橐籥之虛而不屈也動其天機而物生不窮猶橐籥之動而愈出也天地無心之功有如此者又奚以仁愛為哉不言聖人意兼之矣

言天地聖人皆以無心而成化苟違此理必至於多言而數窮故不如守中而已矣數屢也窮極也多言者有為之屬守中者即無心之義也蓋有為之事必不可久惟守中者亦如天地之無心而其用不窮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谷神無物故能不死使其死不可謂之谷神矣玄者贊美之詞牝母也蘇子由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遣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為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

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爲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天地則包人物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此章玄牝之說諸家各以意解之極爲繁雜其見於素問及養生雜書亦往往不

同然其最異者惟張平叔悟真篇之說今方士多宗之以予考之非老子之本指也按列子載其師壺子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其下乃引此章而以爲黃帝書予觀壺子之言與此章之指實相表裏蓋前古之說最爲可據而後來諸說皆不能及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物之有生。非物之所生也。世之私意小智之人。類欲自生而求生。凡其自生者。適以動之。死地耳。惟不自生者。爲能長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蓋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生自生。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逆其生理之自然。鮮有不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生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人之養生者。亦觀於聖人而已矣。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美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

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美閹闕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

人之有善。或非其至者也。上善若水。迺善之善者也。

幾平聲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

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虢。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

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汎愛而不擇善仁也。其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以已音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知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况下文欲人信其必然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履盛滿之勢而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大人明於持滿之道也。傳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自古功名之士，鮮能令終。由倍于天道故耳。

右第九章

聲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承受也。人身之載營魄，猶車之載物也。營，榮通。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一者人之神明也。以無對謂之一。以不變謂之常。以不分謂之樸。以生理謂之性。以知覺謂之心。名異而實一也。夫一與營魄，非各守之也。能抱一而無離，則營魄自棲於身矣。故營魄曰載，一曰抱。載者以人所奉載而言也。抱

者以人所持守而言也。史記律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胎息論曰：人生七日，情見於外。變嬰而為孩，指頤而能笑。先真議者以為失道而後，德喪樸之本，便終於此。何況成童弱冠，目眩五色，耳聽五音，役知運神，閒不容息。如此則純樸之根，蕩然而盡。朱子曰：專氣致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

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以此。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寄極摯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為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為。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道一開一闔。如門戶然。故曰天門。譬聖人之道。能鼓舞一世也。雌柔弱也。聖人之道。雖能役使羣衆。而必以柔道行之。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此之謂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

六反
長上
聲

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按老子之書，嘗曰：聖人不仁矣。而此復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嘗曰：絕聖棄智矣。而此復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觀之，則老子之指可知耳矣。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玄德謂其德深遠而不可測也。人身之有神氣，猶國之有民物也。治身以有為則神亂，治國以有為則民擾。故治身者之養神氣，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為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為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莊子曰：靜而聖，動而王。蓋治身理國，初無二道故也。或曰：此六句專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章首營魄說者不一。今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我靈魄而上升也。是知古者即專指為魄耳。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為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

音植
音植

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其詳見楚辭辯證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然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為者老子曉入之意殆未必然考諸它書亦無此例故未敢以為據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為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它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輳也轂輻所轉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牖窻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鎔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

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願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特卽物而曉之。至於天下之物。蓋莫不然。此三言者。固發凡舉例之辭。爾抑可以見無之爲道。實自然不易之理。故凡物莫能違也。使其不然。豈能強萬物之同哉。世之議老子者。方以虛無非之。蓋亦弗思耳矣。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行去聲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去聲 爲並

此皆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腹者積精氣。爲目者營嗜欲。嗜欲得則精氣失。聖人寧耳目之不慊。而不使精氣之或病。故棄喪生之甘餌。守澹泊之真道。上文兼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尊榮也。人無寵則無辱。苟有寵則必有辱。寵非寵也。辱之道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患也。人無貴則無患。苟有貴則必有患。貴非貴也。大患之道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為累矣。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敬馬。

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無寵者尊也。有寵者卑也。寵非為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有身故有患。苟無此身。患將何有。言身為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憂者。貴為之累耳。使其遺貴而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莊子曰。凡外重者。內拙。夫以身為吾者。身累其真。以外物為吾者。外物嬰其神。為道者。解乎此。

而昧者不達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猶言重以身爲天下也。許由謂堯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有妨於性，此古人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博音
博混
上聲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搏，索持也。詰，問也。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故可以視聽把握。惟道不然，以其虛無故也。夷、希、微皆微妙之意。三者不可致問而分別之，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瞰，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瞰音
岐

瞰，明也。繩，繩衆多也。在高顯而不加明，在深奧而不加昧，散而爲萬有，終則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凡物之狀必有狀。凡物之像必有像。物之有而滯者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道之無而妙者也。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始也。隨之不見其後。莫知其終也。自章首至此。皆所以反覆形容道體之妙。以起下文執古御今之意。諸家離為數說以解之。遂使一章之內。首尾衡決不可復通。此蓋說老子者之通病。不特此章而已。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執御云者。執轡以御馬。借喻執道以御物也。古之道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不曰無而曰道。協韻也。今之有。謂凡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衆人徒知有事而不知以虛無為本。是以失道德之意。而趣奢泰之路也。惟執道以御物。庶不舍本而逐末矣。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之絀老子者。其說雖多。然大氏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此言何謂也。世俗之論得爲然乎。且今之有者。相代乎前。此不待老子而知其不可棄也。顧老子之異於人者。在執古之道以御之耳。予觀老子之指。蓋未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
文反

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旣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髮髯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成器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此皆所謂強爲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

言。此以衆人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廼可以從麤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者持守之謂。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

惡也。敝缺者至人之所取，新成者世士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為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焉。

心無欲之謂虛，心無為之謂靜。虛而後能靜，未能虛而求其靜，不可得也。故其言之序如此。蘇子由曰：致虛不極，則有未忘也；守靜不焉，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焉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况其它乎？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生也。復，反還也。欲明守靜為至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廼詳言之。

芸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物生貌。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實承上文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天地萬物之理，如歲終於冬，日入於夜，雲藏於山，雷潛於地之類，皆是也。凡物歸根之際，

神氣收斂寂然不動。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命者常而不變，然惟復命者爲得之。雖死生無變於已，況晝夜作止之間哉？不能復命，隨物遷流，豈有常也？韓非解老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終衰，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其說善矣。知常者，謂之曰明。爲其窮真妄之原，知吉凶之幾。

也不知常者，冥然而行，無非妄動，凶孰甚焉。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聖人之道，莫尚於修身。修身之道，莫尚於盡性命之理。故學至於復命，修身之道至矣。疑極於修身而止，而不足以及物也。故復自知常而推言之，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

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
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
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曰天道及物之功至矣
疑於利物既多而在已或損也故復曰道乃久沒
身不殆道雖利萬物而不費其在我者蓋浩然而
長存也夫何損之有哉雖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
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
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
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
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
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
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
已此聖人以大道爲治故其效如此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
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閒矣

其次畏之

言又其次其君為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為治者也。

其次侮之。

又其次者為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信不足有不信。

自太上下知有之以逮於其次侮之。民情之變何其亟也。然豈民之罪哉。皆由在上者誠信之心寢以不足。故民亦應之以不信也。

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言太上之君。

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為。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智慧出有大偽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偽也。

勢所必至爾。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推老子之意。而論之。夫道一而已矣。然人之爲道者。或大或小。或精或麤。不可以一理而槩名之。由人之用心不一。則道亦從

而異也。蓋無思無爲而動。以天者。道也。未能無意而動。以人爲者。仁義也。道也者。未嘗無仁義。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仁義不可以名之。此聖人無名之事也。仁義也者。僅足以由仁義行而已。此賢人以下之事也。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儒者曰。

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其無所不包者言之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其無爲有爲者言之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記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異同之說。則夫老子之言。亦何必盡同於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爲生。豈患聖智之不足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通明之稱。非聖神之謂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民之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仁義既出。民將取於形跡。著於名譽。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技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廼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

所云也。

現見音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素者未染之帛也。樸者未斲之木也。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誠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

為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浮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為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萬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此其本末之辯。固較然易知。若夫美惡之故。

雖未始出於本末之外。然其理未易言也。竊嘗為之說曰。天下之物。近於本則美盛。近於末則美亡。通於此說者。而後可與言文質美惡之故矣。夫涓涓而在山水之盛也。下流汎濫而純粹遠之矣。芸芸而歸根。木之盛也。支葉蕃滋而衰落繼之矣。以至天地之化。盛於上古而薄於季世。帝王之治。盛於醇樸而窮於彌文。此皆有故而然也。蓋不可不察也。是以聖人去彼而取此。賤文而貴質。所為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為賤文者。慮其末

滑音

絕學無憂。

已哉。

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思慮滑其內。利害怵其外。其學日益。其憂日多。孰若絕之而無憂乎。莊子

唯上聲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此正言世俗之學也。唯阿皆應聲。唯為恭。阿為慢。幾何不多也。俗學之所務。在於繁文飾貌。於此二者。一以為恭。一以為慢。察察然而分別之。夫禮者。忠信之薄。而況於區區之苛禮乎。雖有善惡之異。其相去不遠。亦何以分別為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俗學之有憂也。荒遠也。央已也。承上言唯之

與阿衆人務分別之者。蓋有所畏而然耳。然此特應對之一事。由此而往。凡人之所畏者。必畏之。如是則其事甚多。而其憂畏方悠遠而未已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汨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喜樂貌。汨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垢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衆人耽於所好。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汨然未嘗萌動。如嬰兒未及孩笑之時。不知衆人之樂為樂也。乘乘兮若無所歸。

吳幼清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悶悶猶憤憤也。昭昭明白也。昏昏者昭昭之反。察察分辯也。悶悶者察察之反。

門悶音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若晦。昏然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莫知其
所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以爲也。古者謂都爲美。野爲鄙。衆皆有爲。我獨頑
頓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
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吳幼清曰。
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
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
可見者。皆盛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
已。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至曰精。上言
盛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
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又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
而無妄。有信謂有信驗。而不惑。予觀古之載籍。極

言天道者唯易與老子而已。老子之言凡若此類者。其微顯闡幽。雖易何有加焉。而程子以謂窺測天道之未盡。惜乎予不得請聞其說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盡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卽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紛然而日逝。此道長

存而不去也。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文之所云耳。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夫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得毋而子不能外。知一而萬必皆然也。

右第二十一章

窪爲
瓜反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曲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

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為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即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故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為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於一而萬事畢，故足以為天下法。

見賢
達友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衒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非少則得之效乎？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非曲則全在，則直窪則盈，敝則新之效乎？以此觀之，古言曲則全者，豈虛言而無實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

自然者無所作為也。人之言有餘者，迺躁妄而有為也。故希言為無為。夫言之多寡而無為，有為繫焉。故為道者一言不可多也。况大者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暮為終日。不能久，承不終朝不終日而言。飄風驟雨，迺剛躁有為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天地之大

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虛無之謂道，上善之謂德。過差之謂失，抱神以靜，泊然無為，從事於道者也。從事於道，斯類乎道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柔弱謙下，不敢有為，從事於德者也。從事於德，斯類乎德矣。堅強果敢，妄有作為，從事於失者也。從事於失，斯類乎失矣。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有不信。

誠信不足而挾私妄作故有不信之禍此同於失者而失亦樂得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通歧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韋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舉踵曰歧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

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

行去聲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可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自凡人猶或惡之則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且古之聖人功成而不居非由私意而為之道固爾也天下之物各有所能有非其性分者乎故雖聖人之功固亦性分之所宜而聖人不與焉故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功名之皆天。而不敢自居也。觀聖人之行。可以見衆人之不達。而有道者之庶幾也。或曰行讀曰形。古字通用。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渾通。混成者。渾然完具。無少欠闕也。天地有生之最先也。先天地生物。莫有先之者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

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母也。

強其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不既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太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道爲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爲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

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指王者而言，法者因而效之之謂。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因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廼其指意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之例法地者今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皆效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校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重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

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超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而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奈何如也輕躁者君子猶莫肯為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

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亾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瑕疵也謫過也籌策計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有軌轍之跡能言而有瑕疵之失能計而有推筭之煩能閉而可

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則渾然而無跡善言則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同已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

愛也。夫如是，故惡人之化而善者寡矣。聖人之心，含弘光大，其施諸物也公而不私。蓋將曲成萬物，而不使一物不得其所。此聖人善救之事也。人物被聖人之道化，因各有所成就，所以無可棄之人，無可棄之物也。襲蔽也。其理雖明而難知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助也。善人者非獨自爲而已，固將爲不善人之師，救其不善而使入於善耳。使善人者不能爲不善人之師，則善不足以及物，而世亦奚賴於善人哉。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能長養成就之，使無棄材，則反皆獲其用，是乃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爲人之師固可貴也，獨善其身而廢其師道，寧非不自貴其師乎。爲我之資是可愛也，不能救人而使有棄人，寧非不自愛其資乎。是雖智者，實大惑已。夫善之師不善也，不善之資善也。此上天生先覺之意，而聖人化天下之道也。要妙者，謂其道切要而高妙也。

右第二十七章

復並
扶又
反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剛強雌柔弱白明察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恃才能以自專作聰明以自用挾功名以自高以求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雄而主於柔弱知白而保於愚昧知榮而處於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為天下之所歸往為天下之

所取法矣常德即守雌三者之德天下皆歸往而取法之亦豈可舍守雌而有所為舍守黑而有所知舍守辱而自居其功哉不離不舍也不忒不爽也乃足不虧也無極猶言無窮樸喻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而寧為雌也故可以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

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皆譬喻之辭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爲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衆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衆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爲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

散而爲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爲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是故樸散而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爲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不爲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故大制不割卽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上文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而散樸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廼以有爲而爲之。雖曰欲之，必不得已。此其故何也？蓋天下者神器也，豈人之所能爲哉？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句意詳
五音處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此言天下所以爲神器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成，或墮而毀。其相反而不齊如此，廼其自然之性也。然其性各自成而無不足，生各自遂而不可相羨。此不可益彼，不可損故，爲必敗而執必失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直任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自然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

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史記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又曰：因者是自家都不犯手。愚按：老子之書，言因者，惟此章最詳。下篇有曰：輔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爲，則尤簡而明矣。

好去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

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

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淡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

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憐恤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迺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之爲物，自古及今，終於無名。其曰道者，特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道尊而無上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

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或櫓巢營窟，或上

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飾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寔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

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玉侯。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能自知其不善。雖隱微之過。無所遁也。可謂明而無蔽矣。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能自勝其私意。雖難制之欲。不能誘也。可謂堅強而不屈矣。

知足者富。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恒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其欲甚廉。隨所有而

裕如也可謂富矣。

強行者有志。

不能強行者其行多廢。雖有遠大之志亦終無所至此不可謂之有志也。惟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志者矣。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亾。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亾者壽。

龜山楊氏有言。顏距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顏雖夭而不亾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亾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自體察之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言道周流無滯或左或右無所不可非但拘於一隅而已。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迺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

養之必爲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泊然無欲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同心而歸之然猶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之心猶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所以愈見其大也蘇子由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守也。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平和舒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歛。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

柔勝剛。弱勝強。

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也剛强者危亾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敢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

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推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爲者體也無不爲者用也愚謂無爲而無不爲者迺道德之本然天人之至妙老子闡幽之微言道家立宗之要指也古之知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體道後之人聞其言而不喻其實故其守往往而差也蓋猥曰無爲而不能容心於無爲

不知微涉思惟政未免於爲此其無爲者固非矣既志局於無爲將遂棄事物而不屑爲不知偏滯空寂與夫無不爲者又相反也吾嘗聞之老子之所謂無爲者譬如天地之無爲其惟無心而已矣人能無心焉往而不可哉故動靜語默無所不爲而其實皆無爲也天地之無不爲亦若此爾是故無心之無爲斯無爲也有心之無爲是有爲也無爲者不特靜爲無爲雖動亦無爲也有爲者不特動爲有爲雖靜亦有爲也古人有言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知其說者可與言老子之道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我無爲而民自化亦若道之無爲而無不爲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作動也鎮者厭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

是猶爲有欲也故亦必不欲廼爲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它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

容有致飾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虜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

漢子道卷下篇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老子集解下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上德不德。雖有德而心無所得。此德之盛也。是以有德。下德不德。守之而已。非自得也。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有爲爲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仁溫慈惠和。尚同愛施。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爲。

亳州薛蕙



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視仁義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荅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至於如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爲尤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蓋不足言故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不測而德有跡惟其有跡則厚薄之漸也故有上下上德可幾於道下德則去道遠矣故曰失道而後德德雖有跡猶爲渾厚及德衰而有仁則愛利之跡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恩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失仁而後義義不能服羈縻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廼德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嘆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禮未必無忠信而廼忠信之薄也非以爲亂而廼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寢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爲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廼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廼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神

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徂之役神於外廼惑謬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承上文華薄而言大丈夫謂其異於人也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若夫忠信之至自然動物大道之極無知無欲廼大丈夫之所從事也王輔嗣曰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

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薦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也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右第三十八章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寔遠而爲德寔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殆讀者未之察耳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

具也。老子之學，迺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

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亾，士大夫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則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强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

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

厭音

正故曰為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為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發動也。蹶。仆也。天無以清。蒙上以清而言。天得一以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以下意並效此文。及此並舉五者而言。然其指意實為侯王而發。自此以下。專言侯王而已。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匹

夫而為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為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為基本也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名者不忌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為本耳吳幼清曰先云賤為本下為基後但云賤為本省文也

數上聲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

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瑋瑋玉貌落落石貌有衆材而後有與與也者衆材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

蓋迺衆材合而後成與若無衆材是無與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蓋迺庶民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與雖美矣非衆材之小不能自為美也侯王雖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為貴也故為侯王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也蓋玉貴而石賤苟於一定而不能屈伸變化者也此與上節止就貴高而言而不復及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一者大氏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子詳言貴高之故蓋

戒之也。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蓋不復則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此無事之時歸根復命之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沖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此有事之時守雌致柔之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以明上文之意。有者卽有名。萬物之母。非有形之物也。凡物之貌象聲色盈於宇宙。其用固至廣矣。然皆生於有耳。夫化育流行其氣至微。可謂弱矣。迺物之所由生也。欲知弱者果爲道之用。觀諸物生於有而已。有之極。天蟠地變化不測。其動固至神矣。然實生於無耳。夫沖漠無朕。其機在內。可謂反矣。迺有之所由生也。欲知反者果爲道之動。觀諸有生於無而已。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類言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却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窒礙而不均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德之至高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隘而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偷苟且也渝變也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去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之可辯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大器晚成其初反若無効也。大音衆音之本。反寂寞而希聲也。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

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未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嚮也。沖氣以爲和。迺一章之大指。吳幼

清曰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冲氣在中以爲和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爲用廼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損之則就其冲和故益益之則遠其冲和故損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梁亦強也木負棟曰梁亦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馳騁猶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以叶韻也。無間猶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敵。惟至柔為能勝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惟無有為能入之。然察其所以皆以無為而致之。以此見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而民化無為而事治。此聖人淵微之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必為而後成。其所為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多猶重也。世之人不知貴已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閔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

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承上而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甚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藏貨者。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莊子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

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閔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恠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老子集解下
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豈有
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
固守者也豈有知幾而至於危殆乎之二者迺可
以全生可以盡年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皆一往而不反而不知用之
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
必守之以沖故能不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

拙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吳幼清曰老子
一書皆是此意大氏相反而相為用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吳幼清曰清靜無為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為天
下君也夫為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
為者豈能為之哉惟清靜無為者無為而無不為
故能為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

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故退却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天下無道列國兼并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戎馬不歸育於國中而至生於郊外也

罪莫大於可欲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物之可欲者廼罪尤之本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貪得無厭鮮不爲禍韓非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能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

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克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

程子易傳曰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亦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愚謂凡人災禍罪咎大率由於此三者故皆以莫大

言之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
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之心足固足也不足亦足也無所不足故
常足矣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
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
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
對多之稱本在於內迺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
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
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知愈多而愈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
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
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
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老子集解下
卷之六
六
為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為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損也者。損妄習而反無為也。然人之妄習甚多。雖日損之。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則妄習漸盡。而後至於無為也。無為者。其神靜一而清明。以此應萬事而有餘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即無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之心。無所適莫。惟以百姓之心為心而已。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心。其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少雜之以不善不信也。其於人也。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不信。誕遂亦二三其德也。此

其為德可謂至善至信矣。若迺人則不善不信而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衆人淺薄之事，非聖人之德也。

標音
上聲
暉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慄慄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為此，不唯躬自厚而已。蓋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為天下渾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為，聖人則皆孩

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百姓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蘇子由曰：天下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聖人憂之，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夫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偽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

吳幼清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

謂自有而歸於無或曰出乎生則入乎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保其生而得生之道者生之徒也傷其生而得死
之道者死之徒也十有三謂十分之中有三也吳
幼清曰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
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
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於
正命死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

之適也動輒也生生者求生其生也人本欲適生
地不免輒適死地者斯由求生其生而過分失當
也蓋生者自然之所為非可以有為而為之也故
惟無為者為能盡養生之理生生之厚者往往益
生而不順其自然所以反傷其生也吳幼清曰或
僂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
養謹節太過而嬌脆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
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其無死地

薄道
通

攝持也。上言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揔爲九矣。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莊子秋水篇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平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嚴君平曰：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爲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按莊子前說雖善，然非老子之指。君平之解得之矣。

右第五十章

畜許
六反
下同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旣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爲爾。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此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也。

長並上聲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以為之母天下之事迺從此出皆其子也。

復扶又反下同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有不知則羣疑未亾也或有知其髣髴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母以知子者此至人之真知也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能雖窮海內非至人之所貴也。

通落絡

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易曰。兌爲口。塞其兌。使內者不出也。閉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爲。何勞之有。若開其兌而濟其事。由是動之。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以爲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此守柔之所以爲強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光者明之用。謂視聽思慮之屬也。明者光之體。謂神明也。人之思慮視聽交物。則逐之。不知復反其神。故其神常昧而不覺。而耳目情志益流蕩於外。於是神日昏亂。形亦隨弊。是自遺其身殃也。用其光。復歸其明。應物而不逐物也。此日用恒常之道。實微密而難知。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介然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

使我但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為畏也後世之俗大氏習於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好去聲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為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奉養侈靡也財貨有餘兼并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務農重穀利必均布貧富不相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吳幼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猶詩之比以言樹德固而守道薦也子孫祭祀不輟

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同真真實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徧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今按韓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衆人之理，卽一人之理也。故以吾之身可以觀衆人之身，有道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下雖大，無二道也。聖人之知天下，惟以此道知之爾。

右第五十四章。朱子嘗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

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陷於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已邪。至於它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其不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鼓音釋
搜音釋
捕音釋

鯀音釋
反號平
聲實所
終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含懷也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鯀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鯀赤子陰也。號啼也。嗔聲嘶也。握自固而鯀自作。迺真精充滿之極也。號雖久而聲不變。迺冲氣和平之極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物不至者則不反知和者可以長久故謂之常知
常者是為知道故謂之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為可也。益生者
以人而助天。是為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沖和。惟
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迺剛
強而暴其氣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隱無名。知道者恒默然而已。執言語為極者。蓋
不知道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
玄同。

承知者而言。塞其兌六句。解並見上。玄同者。大同
於物。深不可識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而疎。

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又不可得而害也。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爲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爲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可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上二句特發端以擬下句耳。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設問以起下文。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禁罔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禁，失職者衆，故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昏亂也。人皆敦本業而不趨末，雖有利器無所用之，其多利器是交騖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由民多技巧，故多奇

衰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平世則法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苛法以防
下下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寔長而盜賊多有也四
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爲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
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爲固有不言之
教而百姓翕然自化矣

好去聲

我好靜而民自正

聖人好靜天下皆安其性命之情是自正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貧乎故上無事而民

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有所欲民皆趨之而矯飾之行作矣故無欲而
民自樸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悶悶察察解見上篇淳淳愿慤也缺缺殘也史記
酷吏傳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

悶音

通國編

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凋而爲樸罔漏
於吞舟之魚而吏治忝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蓋得此章之指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而言
福兮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者
或始若爲禍孰知其終爲福或始若爲福孰知其
終爲禍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復反也奇衰也承上言禍乃爲福而福乃爲禍將

禍福其無正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
以爲妖是人之顛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
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爲政者大抵以道化
爲迂闊而甘心於刑名鏗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
固久豈不信哉

劇姑
衛反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廉核也劌猶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此言聖人之
治雖曰嚴明而復不失含弘寬厚之體不爾則劌
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

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
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
不詳或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
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礫少恩則專言韓
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
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

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
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
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
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恩此刑名之所以
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
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
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
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
非一時間荅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
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

老子集解
三十一
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寡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說廼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治人事天莫如嗇。

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棗秸事天之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爲道無所不宜

矣

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勝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

字雜如

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猶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

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謂鬼神。神謂靈異。聖人清靜不擾。則民亦清靜而無欲。以氣動氣。故其鬼不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

傷人卽清靜不擾是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右第六十章

下流為下並上聲以下去聲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下流江海是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天下之下流天下之牝也水之所處皆高於下流然下流者能合天下之水以為水是其以下而

反勝衆水猶牝之勝牡也牡之為物皆強於牝然牝者常以其柔靜而勝牡是其以靜而為牡下猶下流為水之下也此一節其辭詳略參錯而意亦互見非但便於叶韻亦古屬辭之體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爲下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今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爲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猶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爲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不善皆蒙其利。所以爲萬物之奧也。

行去聲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申言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遽以爲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之人。豈可反棄之邪。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將命。故曰拱璧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璧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及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雖有天下至貴之物。而人有之。然求不可以得。有罪不可以免。惟此道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古之所以貴此道者。爲是故也。

右第六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以寂寞爲事。味以恬淡爲味。皆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嘗爲之說曰。夫無爲則非爲也。而曰爲無爲者。何哉。原夫老子以衆人之好有爲。而反喪其自然也。故

每每教之以無爲。復恐其不達。無爲之說。迺至無
所用心。或轉徙於莽蕩之鄉也。故復教之以爲無
爲。使人知以爲無爲爲功。則必有事焉。非真頽然
而無爲也。知以無爲爲本。則雖守中抱一。初非出
於安排也。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迺知其言各有微
意。不善觀之。則爲與無爲胥失之矣。然老子之言。
要在無爲。其曰爲者。政所以爲此耳。此其實主輕
重之間。固有辨矣。故學道者。終不可執乎爲。而背
乎無爲也。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
德愈爲。則德愈不真。道愈爲。則道愈不近。爲之之
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
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古之人所以貴夫
無爲者。爲是故也。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
君也。猶神明之在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
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文特申言此二句之意。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生也。凡難事必作於易。故圖難於其易。大事必作於細。故為大於其細。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未嘗為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以言許人曰諾。輕易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吳幼清曰。此言圖難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吳幼清曰。此言為大於其細。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天下之事。莫非自然。故為之適。所以為敗。執之適。所以為失。聖人因之。而無為。故能無敗。委之。而無

幾平
聲

執故能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為敗矣。慎其終如慎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復反也。聖人欲衆人之所不欲而衆人所貴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而衆人之所過。聖人則反之也。夫難得之貨非徒無益而已。

欲之則喪志。求之則喪德。有之則曾害。聚之則多怨。衆人不知惡而貴之。聖人之所不貴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不因其真而妄加作為以害之。損醇樸而增華美。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人之所過以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為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偽薄之源也。古之善治民者不欲開其智慧固將使之無知耳。

老子集解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愚也質樸之性有未失故教化爲易施誠信之心有未變故禁令爲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爲此故耳。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智造僞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今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

之僞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爲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而不足以治人也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用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
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
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
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有相合者。故朱子
以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
王。
王之為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
海。故江海為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
百谷之下。為能善下百谷耳。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
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
上。人欣戴之。不以為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
傷害之心。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
樂。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

而終不厭教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也夫。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無所肖類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

而已。何足以爲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者愛物而惟恐傷之也。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先於一人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故能勇。猶言仁者無敵也。儉故能廣。節用則可致有餘也。不敢爲天下先。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能爲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又也。非慈

長上聲
舍上聲

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衛護也。慈為三寶之首，特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勝而守必固。言慈為人之所助也。天之愛民甚矣，國君有以慈衛民者，天亦以慈衛之，使為民主，言慈為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士，吳氏以為古者車戰為士是也。善為士者尚德，不尚勇。善戰者恬淡為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興師動眾，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其力不為用。善用人者能為人下，然後得人之歡心，而天下皆樂為之用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應善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為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

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
幼清曰為主肇兵端以伐人為客不得已而應敵
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兵首但為應
兵雖為應兵而亦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
寧遠退以避敵也

抗字上如字下音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

幾平聲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

哀即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好戰
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
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
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集解下
凡老子之言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重曰靜曰利物曰不爭曰柔弱曰知足固皆易知而易行也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蓋不明道德之意故也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苟而已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辨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廼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而庶幾其能行之

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能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廼足貴也若使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亦難知之意也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欲入道者其先患於不知道及知道矣而體道復患於知也蓋不知則一知則二也故旣已知道而能忘其知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上篇所謂滌除

哀嘆音

玄覽能無疵乎卽此意也未有真知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知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

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妄知者誠病也若能以妄知爲病而病之故無妄知之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

以妄知之病爲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
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爲
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
畏者至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
可狹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
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脣老子言此特以寤夫世
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之間也況
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
欲乎。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
是求利而得害求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
迺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
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銜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謂殺。天道虧盈而益謙，勇於敢者，迺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

聲

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敢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繹，緩也。謀，計筭也。天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呼召而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有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有若，疏而不密，而爲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為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疎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竒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為竒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為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斲音卓

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為能殺人唯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稅租也取民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有為則民亦以有為應之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脆，軟也。徒，類也。人生則柔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草木之生死亦然。以

此見堅強者爲死之類，柔弱者爲生之類也。

共拱
通柱
音主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柱也。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爲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高者抑之，四句言弓人爲弓，調適弓幹使之相稱。

也詳見考功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以貴抑賤以富奪貧以智侮愚以賢陵不肖非天道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

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逆天者衆惟有道者明於天道而後能推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見賢
通文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已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天下之物凡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強

而堅強者皆受其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
攻堅強者亦無物可以易水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
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
以剛強為榮而以柔弱為可耻也故復引聖人之
言以告之垢耻也垢耻不祥衆人所不能受也樂
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
之剛強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曰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
報嫪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即其效也正言若反者
世俗之言但謂為侯王者惟當受天下之顯榮今
聖人之言則不然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
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
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
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

與爲仇讎。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老子以爲民之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而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復扶
又反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甘其食以其食為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樂

聲望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

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此數言者雖指下文而言。然於篇終發之。實亦統論其一書之大體云爾。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無積施散而不積藏也。聖人以其道而爲人。以其

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然老子此言誠所謂信言不美也。非知言者則以爲常談。非知德者則以爲細事。不知其言雖至近。若究極其實。固惟聖人能之。爾。世之橫目之民。吝其能而不以誨人。專其利而不以分人。其愚者雖強之而不爲。其賢者雖爲之而不樂。自非聖人信乎莫能與也。下文利而不害。爲而不爭。意亦若此。然二篇之言。皆當例此而觀之。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好生。故利物而不害物。聖人無我。故爲而不爭。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卽聖人。聖人卽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非謂天道不能無積。不爭。而聖人不能利而不害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則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卽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虐深哉。

右第八十一章。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爲劉向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抵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司馬公本。雖不分章。迺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爲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爲六十八章。予觀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反不逮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老子集解下

老子考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寔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已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自求之衆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一無之治二字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一無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或下一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生生一作久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一無此句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

可以託天下一無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

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兮字
無象之象無象一作無物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兮字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一作儼兮其若客

安以久之久一作動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敝不新成故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各下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

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是下一有焉

猶兮其貴言一無兮字

百姓皆曰我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慈一作子

第十九章

如春登臺一春字在登下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一作儻儻

沌沌兮 一作純純

我獨若昏 若昏一作昏昏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晦一作海 一作忽兮其若晦 飄兮似無所止 一作澹兮其若海

其若海 飄兮若無所止 一作漂兮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毋 食下有一於字 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一作兒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 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 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 飄上一有故字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者下一重出道者二字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

失者失亦樂得之 一無三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 於一作在

故有道者不處也 一無也字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 一作強名之曰大

而王居其一焉 一無而字 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柰何萬乘之主柰一作如

輕則失臣臣一作根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之下一有者字

故物或行或隨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善上一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

不敢以取強強下一有焉字

果而勿強一作是果而勿強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無之器二字

故有道者不處也一無也字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字

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是以字

言以喪禮處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

萬物將自賓

萬物一作天下

民莫之令而自均

民一作人

猶川谷之與江海

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

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愛養一作衣被

可名於小

小下一有矣字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焉一作之為一作知

可名於大

大下一有矣字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

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

不欲一作無欲

天下將自正

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首始字下一並有也字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盈下一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

貞一作正

其致之一也一無一也二字

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下竭

一有萬物無以生將恐蹙二句下二句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謂一作稱

故致數輿無輿數輿無輿一作數車無車一作數輿無輿一作故至輿無輿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類一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

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作亦我義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

天下希及之之下一有矣字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糞下一有車字

罪莫大於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無

罪莫大於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足二字一無矣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

無為而無不為矣一無矣字

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上一有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以百姓心為心姓下一有之字

德善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

德信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

惴惴為天下渾其心惴惴下一有焉字一作歛歛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一無夫字命一作爵

成之熟之

一作亭之毒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得一作知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二曰字一並作日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

財貨有餘

財貨一作資財

是謂盜誇非道哉

盜誇下一重出盜誇二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五十四章

修之身其德乃真之下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不嗔而下一有嗔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下三句上一並有亦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哉下一有以此二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

一作醇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二所字上一並有之字

民之迷其日固久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久矣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謂一作以服一作復

深根固柢柢一作蒂

第六十章

以道莅天下下下一有者字

聖人亦不傷人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一無下牝字

以靜為下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為之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一無故字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字一無何字

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並有之

字

故終無難難下一有矣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破一作泮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是以二字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楷一作能一作常

然後乃至大順一作乃至於大順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一作人必以一並

其作以

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民一並作人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道字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無也夫二字

寶而持之寶一作保一作持而保之

故能成器長器一作其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舍下一並有其字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 仍一作仍

輕敵幾喪吾寶 敵下一有則字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 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一章

則大威至 至下一有矣字 一作大威至矣無則字

無狹其所居 狹一作狎居 一作安

第七十二章

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上一有知字

縹然而善謀 縹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民下一有常字

常有司殺者殺 一無下殺字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夫一作而 一無謂字 一作夫司殺者是大

斲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一無者字 一作希 不自傷其手矣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 草上一有萬物字

強大處下

強上一有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

補一作與

損有餘而補不足

一無而字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其不欲見賢邪

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

勝一作先

其無以易之

之下一有矣字一作以其無以易之也

是以聖人云

是以一作故人下一有之言二字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

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伯下一有人字

雞犬之聲相聞

聲一作音

老子考異